

超薄阅读

孤独是好的



作者:陈果
出版社: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《好的孤独》沿袭了陈果一贯的写作风格,其中有很多看似具有颠覆性,其实逻辑清晰的言论,比如“孤独是好的”。在人人都害怕孤独、讨厌孤独的情况下,陈果提出“孤独中藏有巨大的精神力量,找到它你就可以脱胎换骨”的观点,以此来帮助人们正确地面对孤独、与孤独为伴。

【试读】……孤独时,我们才会和自己对话……

孤独是自得其乐的独处,是自成体系的完整。就像一个小女孩在嘈杂的房间的一角静静地折纸、画画、凝视着鱼缸中的小鱼,心无杂念,旁若无人,那是一种将散轶于外部事物之中的眼光引回内心世界的专心致志,那是一份心境平和的自给自足。

孤独源于精神的自由自在,即使身处闹市、被人群包围,也依旧如急流中的一块浮木、沙漠中的一位托钵僧,穿行于人世,心无纤尘。当你沉入自我并享受孤独时,人群在你眼中自动隐退,因为喧嚣已在你心中淡出,或者说,你已从喧嚣中淡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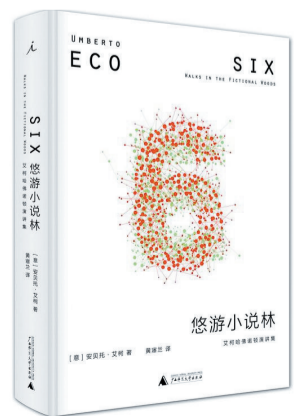
孤独不是一种姿态,而是一种心境。“重要的不是离群索居,而是独立思考”。不必刻意寻找一个偏僻的角落,从而隐居于孤寂之中。孤独本就是自我心灵的诗意栖居,环境固然有一定的激发作用,却不起决定性的作用。孤独是在闹市中“心远地自偏”的出离。

孤独很多时候的表现形式是沉默,但沉默不足以代表孤

独,孤独与任何可见可闻的形式无关。有些年轻人用抽烟来制造烟雾包裹中的寂寥,或者借酒来玩弄醉意中的寂寞,或者走颓废路线来表露自己的与众不同,这是一种摆酷,或是一种造作,只是对想象中的孤独的描摹,是流于表面的装扮,是看似冷寂的面具之下一颗急欲引人注意的虚荣心在作祟,而不是真正的孤独者的风范。孤独源于思想的充沛饱满,是思想自发的精神流浪。

孤独不是人类刻意自我培养、自我要求、自我改造,不是人类文明的产物,而是自然最古老的真相,是万物的本来面目。人在离开母体之后,一直是孤独的,我们的皮肤隔开了我们与外界,我们孤单地蜷缩在自我的皮囊之中。传说中神是孤独的,正因为如此,他造出人来和自己做伴;真理是孤独的,正因为如此,能与之亲近的人永远是极少数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热闹地球是孤独的,在广袤的宇宙中,它不过是一个孤独的蓝色的小点,淹没在无边的静默之中。

艾柯的六堂哈佛文学课



作者:安贝托·艾柯(意)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怎样做一个模范读者?如何正确地打开一本书?怎样才能识别模范作者、破解其文本策略?在《悠游小说林》中,艾柯通过模范读者与模范作者、小说故事与情节、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等概念,将文本从技术层面抽丝剥茧,调查隐藏在小说形式与手法中的玄机,进而探索小说与人生、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,以及人们对小说着迷的深层原因。

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,你该庆幸看到这本书;如果你以为虚构的世界与你无关,这本书有可能改变你的想法。

独家连载



作者:大冰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——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《我不》: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;亦正亦邪浪荡洒脱,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;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;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、不愿偷生于世、为古城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……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,都在对命运说:我不!

07 大一入学,他跋涉了11天

来小屋之后,白玛曾讲过一次他的入学之路。

2014年夏末,全中国应该没有哪个新生比墨脱的白玛列珠的入学之路更折腾。

快两天的时间,从墨脱辗转到八一,又找了一天的顺风车由八一去拉萨,在拉萨等了整整四天才买到火车票,一天一夜一路硬座到西宁。

西宁到武昌远,他买的站票,要站两天一夜,为了省钱。

等他背着一筐行李到学校时,又是大半个白天过去了。

迎新的老师好奇奇怪,都什么季节了,这位家长怎么还穿着棉衣?

老师怎么也没想到,面前的这张老脸是新生,这个新生来自遥远的边境线,跋涉了整整11天。

白玛12岁翻越多雄拉雪山,16岁半夜爬过嘎隆拉雪山,到了20岁这一年,终于走出了喜马拉雅山脉,从雅鲁藏布江畔来到了长江边。

他放下行李,擦擦汗,墨脱的泥沙还粘在鞋帮上嵌在鞋底,伴他抵达江汉平原。

白玛初到学校时没少闹笑话,好几次吓得人一愣一愣的。

他第一次进教室上课,满屋的人瞬间安静,都以为他是老师,都很奇怪他为什么跑到后排坐着不上讲台站着。

第一次进宿舍也是这样,众人都以为他是来送孩子的家长,夜里就寝,同学奇怪地戳醒他问:叔叔,家长不是不能住宿舍吗?

他在被子里笑,醒来后真的当起了家长,接下来他主动包揽了宿舍卫生,室友基本没机会扫地,马桶也是他刷的。

转过来,又逢新生入学,他蹬着三轮车去帮忙,学妹们诚恳地致谢:谢谢叔叔。

这事儿是真的,每年新生入学都会重演一遍,我没瞎掰,不信你去翻翻他2016年9月22日的微博。

……

白玛在武汉的生活并非两点一线,在教室和宿舍之外,他最常出没的地方是吉他社,在那里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唱歌。

三唱两唱,他唱上了学校各个文艺晚会的舞台,成了校园歌王。

另外一个可以唱歌的地方是街头路演的舞台。

周末商家搞促销,偶尔会在学校里找一些廉价的歌手演员,演出并不多,演出费却一度是白玛重要的生活费来源。

关于白玛在武汉的生活,可以另讲一个故事了。

有喜有悲,有好心的俯视、无心的欺辱,也有真心的帮助,好在都没晕染他的底色,他依旧是那个容巴出身的白玛列珠。

他应该是有些敏感的,总认为自己代表着一个群体、一个地方,乃至一个民族,他生怕给自己的民族丢脸。

很难界定这种敏感是好是坏,抑或是不是一种负担,一个从小苦到大的孩子,小心翼翼地走在都市的车水马龙里,一如他年少时背着几十斤的物资翻过雪山,走过天险……

无论如何,自尊总是自己给自己挣来的,白玛后来在小屋所获得的平视,和学校里的一样多。

短短两个半月勤工俭学的时间,他已是我们的家人,离开小屋时手信收了一堆:

羊鹿儿赠他一个纪念款的变调夹。周老师和鬼甫送给他一套口琴和口琴架。

樱桃送他一兜子恐怖的大闸蟹。阿哲直接把自己的吉他塞给了他……

阿哲的那把吉他,好像是当年从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背回来的。

白玛计划回礼墨脱石锅,一人一个,被大家严词拒绝。

疯了吧,横跨半个中国运一堆石头锅,你又不是骆驼……

阿哲后来想念白玛,就写了首歌,叫《白玛列珠》。

我出生的地方在西藏
那里是我美丽的故乡
我从不知什么是理想
但我的家乡有许多的牛羊
……

阿哲那首歌唱得过于深情了。

我每次听都烦得要死要活的,搞什么搞?白玛又不是驾鹤西去了,他明年暑假还会回来的啊!

他们反问我,为什么是明年?!为什么寒假时不让白玛来勤工俭学?说!

哎?凶什么凶?脑壳里有乒乓吗?怎么搞得好像是我白玛不让白玛来似的?

人家白玛寒假时有安排了啊!过去两年的寒假人家都是那样安排的啊……

我无权改变白玛对自己寒假的安排。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,正是有了那些安排,才让我对这个曾经的小背夫真正高看一眼。

这几年的寒假,白玛都在支教。他选择的支教地点,是家乡墨脱。